

天空之下

*The Sky
Is
Everywhere*

[美] 珍迪·尼尔森 著
崔蒙 译

我爱他的一切

既爱他的怒火

也爱他的温柔

Jandy Nelso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天空 之下

*The Sky
Is
Everywhere*

Jandy Nelson

[美] 珍迪·尼尔森 著
崔蒙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之下 / (美) 珍迪·尼尔森 (Jandy Nelson) 著;
崔蒙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THE SKY IS EVERYWHERE
ISBN 978-7-5399-9458-1

I. ①天… II. ①珍… ②崔…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9139号

书 名	天空之下
作 者	(美) 珍迪·尼尔森
译 者	崔 蒙
出版统筹	杨雪春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暖 暖 赖天成
印装监制	冯宏霞
内文制作	赵凌云 段文婷
封面插画	曾琳姝
书籍设计	朱镜霖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58-1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 目录

Part I 第一部	1
Part II 第二部	175
Epilogue 尾声	269

Part I.

第一部

葛兰十分担心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姐姐贝莉在四个星期之前死了，或是因为我妈妈已经十六年没和我联系过了，又或者是因为突然之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做爱。她担心我是因为她的一棵室内绿色植物上出现了斑点。

葛兰一直坚信在我十七年的人生里，这棵不知道是属于什么品种的植物可以反映出我的感情、精神和身体健康状态。而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也渐渐认同了这个想法。

从我坐的地方看向房间那头，长了黑色斑点的绿叶后面掩映地出现了葛兰六英尺高的身影和碎花连衣裙。

“你说这次可能好不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她问比格舅舅。他是个树木栽培家，一个居无定所的瘾君子，也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他对什么事儿都只知道一点儿，但是对植物他可是什么都知道。

在其他任何人看来，这可能是非常奇怪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葛兰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比格舅舅，而是在盯着我。不过比格舅舅并不在意，因为他也在盯着我看。

“这次的情况很严重。”比格的声音像喇叭一样洪亮，像是在做舞台表演或是在教堂布道似的；他的话都掷地有声，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连“能递给我盐吗”这样的话都像“汝应有十诫”¹一样严肃。

葛兰痛苦地把手放在脸颊旁，我则继续在《呼啸山庄》²的页边空白

1 摩西十诫，出自圣经故事。（本书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逐一标注）

2 英国作家艾米丽·勃朗特代表作，讲述了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茜的悲伤爱情故事。

处潦草地写下一首诗。我缩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我不喜欢聊天，和聊天比起来，我甚至宁愿被别针别住嘴巴。

“但是这棵植物以前总是能恢复啊，比格，比如，列妮摔断胳膊那次。”

“那次叶子上长的是白色斑点。”

“或者去年秋天那次，她去竞选首席单簧管，可是结果只能当次席。”

“棕色斑点。”

“或者那次——”

“这次不一样。”

我抬头看了一眼。他们还在盯着我，像一首由悲伤和忧虑组成的高音二重奏。

葛兰是三叶草镇上园艺界的领袖。她拥有北部加州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花园。她的玫瑰灿烂地怒放，颜色比一年里所有的落日加起来都要美，它们的芳香是那么让人沉醉，小镇上的人都传说只要你闻到它们的香气就会立刻坠入爱河。不过尽管葛兰园艺技术出众，并且悉心栽培，但是这棵植物似乎完全无视她的努力和自身的植物属性，只是一味地遵循着我的人生轨迹。

我把书和笔放在桌子上。葛兰弯下腰靠近那棵植物，对它喃喃地诉说着**生活乐趣**¹的重要性，然后笨拙而缓慢地走到沙发旁，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比格也加入了我们，他小心地移动自己庞大的身躯，坐在葛兰身边。我们三个都有难以梳理平整的头发，远远看上去就像一群漆黑光亮的乌鸦落在我们头上似的。我们就是这样坐着，凝视着虚空，度过了整个下午。

1 原文为法语joie de vivre。

一个月前我的姐姐贝莉在彩排本地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由于一次致命的心率失常而突然倒下，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是这种状态了。这就像是一个人突然消失无踪，而我们却一直在看着另外一个方向。

贝莉死的那天早上，
她把手指放进我耳朵里来叫醒我，
我非常讨厌她这么做。

然后她开始试衬衫，问我道：

你喜欢哪件，绿的还是蓝的？

蓝的。

你根本都没看，列妮。

那好吧，绿的。真的，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你穿哪件衬衫……

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还是穿了那件蓝色的，

而且这些就是我和她说过的最后的话。

重返学校的第一天和我预料的一样，我走进门厅时，人群像红海一样在我前面分开¹。对话戛然而止，眼神游弋不定，到处都充满了紧张的同情，每个人都死死盯着我，就好像我手里正抱着贝莉的尸体似的。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她的死笼罩着我，我能感觉得到，每个人也都能看得到。在这个明媚的春日里，痛苦就像一件巨大的黑色外套一样紧紧包裹着我。可是有件事是我没有料到的，在我缺席的这个月里，来了一个叫做乔·方丹的男孩，他引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轰动。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同样的问题：

“你见过他了吗？”

“他看起来像个吉普赛人。”

“像个摇滚歌手。”

“一个海盗。”

“我听说他玩乐队，那乐队叫潜水。”

“他是个音乐天才。”

“有人说他以前住在巴黎。”

“他曾经在街头表演过。”

“你见过他了吗？”

我已经见过他了，我回到自己的乐谱架那里，那个位置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占着了，而他就坐在那儿。令人难过的是，甚至在震惊中，我的目光依然在他身上游走，从他黑色的靴子开始向上，经过被牛仔布包

1 出自圣经，摩西让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人通过。

裹的足有几英里长的双腿，越过无尽的身躯，最后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庞是如此的生气勃勃，让我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打断了一场他和我乐谱架之间的对话。

“嗨，”他说着跳了起来，个子高得就像一棵树，“你一定是列侬。”他指了指椅子上我的名字，“我听说——我很难过。”我注意到他拿单簧管的方法，并不是很珍爱的样子，而是紧紧握着管颈，像握着一把剑。

“谢谢。”我说，然后他脸上每一寸肌肤都展开了微笑——哇。他是从另一个世界被风吹到我们学校来的吗？这家伙看起来和一个毫不害臊的万圣节南瓜灯一样开心，对我们这些努力表现得闷闷不乐的人来说，他的这种行为实在是再外国化不过了。他有一头浓密、脏兮兮的棕色卷发，随意地散开着。他的睫毛像蜘蛛腿一样又长又粗，眨眼的时候就好像他那双明亮的绿眼睛直接击中你似的。他的脸庞比一本摊开的书还要坦率，真的很像一墙涂鸦。我意识到自己正用手指在大腿上写下“哇”，觉得自己最好张嘴说点什么，好让我们摆脱这场即兴的瞪人比赛。

“大家都叫我列妮。”我说。这不是什么原创称呼，不过比“疯狂”强多了，除了“列妮”之外他们还会那么叫我，而那个外号还大获成功。他低头看了会儿自己的脚，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重新组织了第二回合的瞪人比赛。

“实际上我刚才在琢磨，是约翰·列侬¹的列侬吗？”他问道，再次迎上我的目光——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可能晕倒，或者整个人燃烧起来。

我点点头，“我妈妈是个嬉皮士。”毕竟这里是北部加州的北部，古怪分子的最前线。在我们十一年级里就有一个女生叫电子，一个男生叫魔法公交车，用花的名称做名字的更是多得数不清：郁金香、秋海棠和罂粟——这些都是他们出生时父母给起的正式名字。郁金香是一个活

1 约翰·列侬（John Lennon），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甲壳虫主唱。

像两吨载重卡车一样的大块头男孩儿，如果我们是那种有橄榄球队的学校，他肯定是球队的明星。不过可惜，我们不是那种学校。我们是那种早上在体育馆组织自愿性冥想的学校。

“是吗，”乔说，“我妈妈也是，还有爸爸、舅舅、阿姨、兄弟、表兄弟……欢迎来到方丹嬉皮士团。”

我大声笑道：“明白了。”

这时我再次对自己说“哇”——我应该这么轻易地就笑得这么开心吗？我应该感觉如此之好吗？这种感觉就像慢慢地滑进清凉的河水似的。

我转过身，想知道有没有人正在看我们，这时我看见萨拉正巧走进——其实更像是闯进了音乐教室。自从葬礼之后我还没有见过她，现在她的出现让我感到了一阵极度痛苦的内疚。

“列妮！！”她朝我们猛冲过来，穿着过去哥特全盛期的那种女牛仔装：曲线毕露的经典款黑色连衣裙，耐脏的牛仔靴，染得太黑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发蓝的金发被高高地梳了起来，压在一顶斯泰森毡帽¹下面。我意识到她的靠近速度很可能带来让我摔断脖子的危险，有那么一瞬间我还琢磨她会不会真的跳进我怀里来着，但等我回过神来时她已经那么做了，这让我们俩都滑向了乔，好在他总算成功地维持了自己和我们俩的平衡，我们三个人才没有都从窗户飞出去。

这就是萨拉，还算克制的她。

“好极了，”我在她耳边低声说，尽管她长得娇小得像一只小鸟，但这时她像一头熊一样大力抱着我，“差点就放倒了新来的帅哥。”她哈哈大笑，有一个人在我怀里因为大笑而不是心碎而颤抖，这让我感到既诧异又困惑不安。

萨拉是这个地球上最满腔热情而又愤世嫉俗的人。如果她不是那么

1 一种阔边高顶毡帽。

讨厌“学校精神”这个说法的话，她本可以成为最完美的啦啦队长的。她也是个文学狂热者，这点和我一样。只不过她喜欢读的书比我喜欢的要阴郁得多，十年级的時候她就读过萨特的《恶心》了，就是在那时她开始穿黑色衣服（就是在沙滩上也穿）、抽烟（尽管她看起来是你见过的最健康的姑娘）和思考她的存在危机（就算在晚会上玩到深更半夜时也是如此）。

“列妮，欢迎回来，亲爱的。”另一个声音说道。是詹姆斯先生，不论从他的外在形象还是内在音乐能量来说，我都在心里把他看做尤达大师¹。他站在钢琴旁边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忧伤。最近我已经习惯从大人们那里看到这种表情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难过。”

“谢谢。”我说，也不知道是一天里的第几百次这样说。萨拉和乔也都在看着我，萨拉脸上带着关切，而乔脸上的微笑像美国那么大。他看所有人的时候都是这样吗？他是个白痴吗？好吧，不管他是什么、或有什么，都很让人着迷。在我明白过来之前，我已经回了他一个大大的微笑，甚至大过他的。我看起来一定很像那个快活的哀悼者²。天啊，这还不是全部，因为现在我正在考虑他会是什么感觉，去真的吻他，哦。这是个问题，一个新的、完全不像我会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葬礼上开始出现的。（真他妈的变态？！）那时我就要在黑暗中窒息了，而突然之间，房间里所有的男孩都开始发光。贝莉在大学和工作时认识的男性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不断地走过来告诉我他们是多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和贝莉长得很像，还是因为他们真的为我感到难过。但后来我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用一种急切而充满感情的方式看着我，也发现自己正在回望向他们。好像我变成了另

1 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的系列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在影片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重要角色。

2 出自爱尔兰剧作家约翰·奥基夫（1747-1833）作品。

外一个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以前从没想过的事，而那些事在教堂里想都是不应该的，就更不用说在我姐姐的葬礼上了。

这个男孩就在我面前闪闪发光，像是在一堂只属于他自己的课上一样容光焕发。他肯定来自银河系里非常友好的一部分星球，我试图使自己脸上疯狂的笑容变得柔和些，而且差一点就对萨拉脱口而出“他长得像希斯科克利夫¹”，因为我也刚刚才发现他像的，好吧，除了快乐微笑那部分——但是突然间，我的呼吸被夺去了，重新跌倒在名为“现在的生活”的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因为我记起放学后我再也不能跑回家给贝莉讲这个乐队里新来的男孩了。

这一整天里，我的姐姐死了一次又一次。

“列²？”萨拉碰了碰我的肩膀，“你没事吧？”

我点点头，希望这失控的悲伤列车可以全速离我而去。

在我们身后，有人开始弹奏电影《大白鲨》的主题曲《靠近狂鲨》。我转过身，看见蕾切尔·布拉齐尔正向我们缓步走来，也听见她低声对卢克·雅柯布斯说“非常有趣”。他吹萨克斯风，负责伴奏，也是乐队里蕾切尔随手丢弃的众多猎物之一。男生们总是轻易地就被欺骗，而看不到在那勾魂摄魄的身体里其实住着一个极端傲慢的讨厌鬼。然后他们会进一步被大大的充满情欲的棕色眼睛和长发公主³那样的金色长发所迷惑。萨拉和我都确信上帝在造她的时候一定处在一种嘲笑挖苦的状态。

“看来你已经见过咱们的音乐大师了。”她对我说，滑进椅子的时候若无其事地碰了碰乔的后背。她是首席单簧管，可那位置本该是我的。

她打开箱子，开始组装她的乐器。“乔在发国的一家音乐学院学习

1 《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

2 列妮的昵称。

3 《格林童话》的人物，有长长的金色秀发。

过。他告诉你了吗？”她当然不会说法国，这样她说的“法国”就不会像普通的美式英语使用者说的那样能和“跳舞¹”押上韵了。我可以感觉到身边的萨拉已经气得怒发冲冠了。自从她得到了首席单簧管的位置之后，萨拉对她就忍无可忍了，但是萨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蕾切尔开始系紧吹口的带子，像要把她的单簧管勒死似的。“你不在的时候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次席。”她把“出色”这个词拖得长长的，简直可以从这儿拖到埃菲尔铁塔。

我并没有对她发火说：“真高兴事事都让你称心如意，蕾切尔。”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希望自己可以缩成一个球，滚动到别的地方。但是萨拉就不一样了，看起来她非常希望手边能有一把战斧。

房间里已经充满了散乱的音符和旋律，嘈杂无比。“调音结束，今天我想在响铃时准时开始，”詹姆斯先生在钢琴旁说，“拿出你们的铅笔，我对改编曲做了一些修正。”

“我最好去敲点什么。”萨拉说着扔给蕾切尔一个厌恶的表情，然后怒气冲冲地去敲她的定音鼓。

蕾切尔耸了耸肩，对乔微笑着——哦，天啊——不是微笑，是眨了眨眼，“哦，我是说真的，”她对他说，“那时你是——现在也是——非常出色的。”

“不是那样的，”他弯下腰整理他的单簧管，“我只不过是临时补缺而已。现在我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他用单簧管指了指铜管组的位置。

“你太谦虚了，”蕾切尔说着，甩了一下她垂到椅背后面的童话故事般的长发，“你的音调调色板是那么的绚丽多彩。”

1 英语中“法国”为“France”，“跳舞”为“dance”，两个词是押韵的，而蕾切尔说的是“Fronce”。

我看了看乔，希望能发现一些迹象可以证明他正因为这些低能的词语而遭受到精神折磨，但我看到了另外一些迹象。他也正灿烂地向蕾切尔微笑着。我觉得自己的脖子变得滚烫。

“你知道，我会想你的。”她撅着嘴说。

“我们会再见的，”乔回答说，又在他的全部表演上添了一个眨眼，“像历史上说的，下一个时代。”

我不复存在了，这真的很好，因为突然间我不知道该对我的脸、身体和破碎的心做些什么。我坐了下来，意识到那个来自发国的微笑的眨眼傻瓜根本就不像希斯科利夫。我弄错了。

我打开自己的单簧管箱，把簧片放在嘴里弄湿，而没有把它咬成两半。